



## 煨红薯

冬天漫步街头,遇到烤红薯的摊点,那飘荡在空气中的香味,总让我想起儿时最爱的煨红薯。

那时,到了冬季,每家每户都会从生产队分到一堆新鲜红薯,除了选取部分放进地窖保存外,其余的都堆在堂屋靠墙边。孩子们尤其高兴,放学回家后,常常趁母亲做晚饭的工夫,挑一个不大不小的红薯,去灶膛里煨。太大了,饭做好了红薯还不熟;太小了,吃起来又不过瘾。

那时的柴火灶都适合煨红薯。我们往往在开始做饭、烧过两把火后,等灶膛里积下一些柴火灰,用火钳扒开新火灰,将红薯埋进去,埋的深度也要适中。母亲炒菜、焖饭的间隙,灶膛不断添着柴草,火力一直很旺,埋在火灰里的红薯就慢慢熟了。柴草以松树枝或者小灌木为佳,这样火灰热度足,红薯煨得快,味道也更香。

一般等到吃过晚饭,红薯就彻底熟透了。我从灶膛火灰

里扒出红薯,拍掉灰尘,掀去表面的粗皮,里面那层黄黄的薄皮可舍不得去掉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一股浓浓的甘醇香味直冲鼻腔,让我兴奋不已。现在想起来,那滋味胜过许多点心与美食。当时家里姐妹多,煨一个不够分,往往要煨两个,最多时煨三个,这时就觉得灶膛里的火灰不够用了。

还有一个煨红薯的机会,是在天寒地冻的时候,一般要到冰封雪冻的腊月里才有。家里会烧起炭火盆取暖,我们就坐在炭火盆边煨红薯。选好红薯,埋在炭火灰底下,有时灰不够,就埋一半露一半,用半煨半烤的方式。一家人围着火盆,边烤火边喝茶,聊着家长里短的趣事,静静等着红薯熟透,再美美地享用一番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了,儿时的煨红薯,是我们在那个物资匮乏年代里最好的点心和美食。今天柜台上摆着形形色色的糕点糖果,我总觉得难以比得上记忆里的那份香甜。

许正旺

## 冰湖

朔风劲吹水无波,  
日月临湖色彩磨。  
明镜向阳天地对,  
金珠挂树雪霜和。  
仙兔踏白呱呱唱,  
红掌凌寒嘎嘎歌。  
光照融冰鱼戏草,  
雷声响起敲新锣。

李燮焱

## 致中国人民警察节

警徽熠熠耀苍垠,  
甘作乾坤守护神。  
寒夜巡街星缀帽,  
危时赴险汗沾巾。  
不辞雨雪身常冷,  
长伴晨昏性自真。  
笃念萦怀孚众望,  
岁和靖泰佑斯民。

傅瑜



## 暖阳缝补的旧冬

小时候的冬天屋檐下,阳光像掺蜜的糖浆,慢悠悠淌过青灰瓦檐,在地上洒出暖融融的光斑,把冬日寒凉缝补得温暖如缀。

妇女们的竹编针线篮就放在石阶上,里面码着五颜六色的毛线球。李婶的手指最是灵活,钩针在指间转得飞快,线团顺着她的膝盖滚到地上,又被邻座的王姨伸手勾回来,两人相视一笑,嘴里絮絮叨叨说着家常。她们的声音被阳光揉得软软的,混着毛衣针碰撞的清脆声响,成了冬日屋檐下一段最动听的旋律。

男人们凑在另一边的墙角,手里攥着干枯的菊花梗。这是他们从田坂上拾来的,要晾到干透,再一圈圈缠绕,绕成一个个椭圆团,等待当柴烧。旁边的小伙学得认真,却总把菊花梗缠得歪歪扭扭,引得众人一阵笑。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叠在斑驳的墙面上,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

孩子们是屋檐下最不安分的精灵,兜里揣着瓜子,嗑得“咔嚓”作响。他们顺着墙根追跑,撞在晒着的棉被上,棉絮轻晃,落下些碎屑。胆大的踮脚够檐下冰棱,咬一口脆生生的,凉意窜遍头顶,却笑得更欢。女人们见状嗔怪“慢点跑,别摔着”,语气里满是宠溺。

藤椅上的老人眯着眼,嘴角噙着浅笑,裹着厚棉袄,攥着暖火炉,炉内炭火偶尔“噼啪”作响。阳光落在花白头发上,镀上柔和金边,皱纹里都盛满暖意。他们静静坐着,像冬日里沉稳的老树,见证着屋檐下的热闹,也回味着自己的旧时光。

原来最动人的时光,就藏在这些平凡烟火里,被暖阳包裹,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。

沈明仙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## 咏冬

岁序轮回又至冬,  
寒潮卷地雪飞空。  
汤圆水饺家家乐,  
品酒言欢户户同。  
数九寒天品佳趣,  
围炉煮茶话年丰。  
莫言此时无佳景,  
梅报春来映日红。

王占魁

## 诗友茶叙

未成豪富业常欣,  
且共诗朋慢看云。  
客坐庭中凭日晒,  
茶烹炉上任人分。  
难同处士居长易,  
也学谪仙思不群。  
每有清音来眼底,  
吟杯高举对斜曛。

沈晓明